

大眾劇選

第二輯 · 尤兢編



川谷

大衆劇選

第二輯
附舞台設計

尤兢
編著

抗戰戲劇叢刊

大眾劇選·第二輯

編著者 尤兢

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總店：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

支店
 長沙東長街
 廣州漢民北路
 梧州大中路
 武昌胡林翼路
 重慶都郵街
 成都祠堂街
 西安南院門
 昆明華路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漢初版

發行額：三〇〇〇冊

實價三角五分

（外埠酌加郵寄費）

乙 項：第52號
 出 物：第0137號

大眾劇選第二輯

目錄

林中口哨……………姚時曉（一）

導演說明……………張庚（二一）

夜……………章泯（二五）

排演說明……………尤兢（三八）

高壓下……………舒非（四一）

提出幾點排演「高壓下」時的注意……………沈西苓（五九）

張家店

崔嵬(六一)

「張家店」排演說明

尤兢(八九)

塞外的狂濤

張季純(九一)

「塞外的狂濤」排演說明

尤兢(一一九)

SOS

適夷(一二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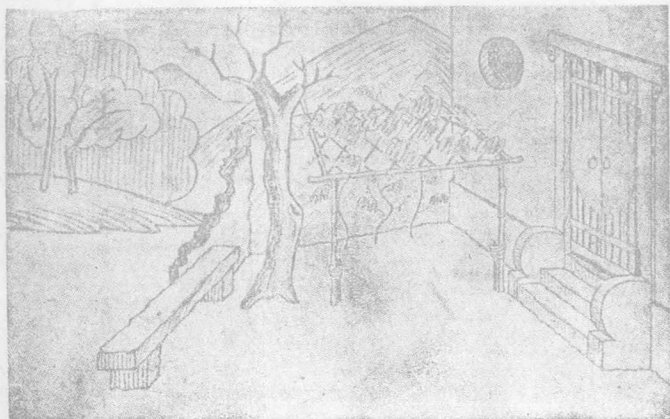
排演說明

尤兢(一四一)

林中口哨

——劇幕獨——

姚時曉



林中口哨
(獨幕劇)

人：地：時：

「九一八」五週年前夜。

吉林某縣一個偏僻的村落。

李山

李海(義勇軍)

張老老

噶巴

馬二嫂

二毛子

長腿

少尉(×軍官)

偽隊長

僞兵士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×兵士 A. B.

僞軍探子

其他村民四五人（性別不詳）

景：

是在一間破落古廟門外的空地上；靠台後右首便是廟門的正面，廟門上面那塊橫匾，字跡脫落得已經看不清楚。台左邊是通村裏的道路。台中間有一枝粗大的枯樹，樹旁邊搭起一架竹枝的瓜棚，竹棚的前端，約有一人一手高，是用二根粗竹枝支撐着。後端搭在廟門左邊的屋檐下。台後左首是通山境的道路。遠望可以看見隱約的山坡及樹林。

開幕時：

太陽光正斜照在瓜棚的側面。一羣村民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樣，三三兩兩的坐在地上，或廟門口的石階上，枝樹旁，瓜棚下。雖然大家都沉默着，可是那種飢餓、疲倦、憂鬱、憤怒的情緒，可以從他們的枯瘦的臉色上看出來的。僞兵乙坐在右邊的長凳上，架起了右腿，一手握着槍，一手撐着頭，好像是在打瞌睡。僞兵甲握着槍，背向觀眾，站在樹旁，望着遠遠的山影，出神。

在這靜場中，祇聽得遠處樹林中嘩嘩的風聲。

長腿：

（是一個頭髮滿頭的瘦長漢子，不安地蠕動起來）唉！我操他媽媽，這末些時候，還沒有來。

啞巴：

啊，啊，啊！（對長腿裝手勢代話，大概也表示時候不早的意思。）

二毛子：

在這兒呆着真比坐監牢還難過。

長

坐監牢也得有個罪名，叫咱們呆在這兒是什麼意思？真他媽的……

甲

（勸解）心急也沒有用的，老鄉，再等一忽兒吧！

長

再等一忽兒，已經等了半天了！要咱們丟了地上的活不幹，餓着肚子呆在這兒，等他的媽的鬼子

來，我操他奶奶的……

長

得了，你們的苦處我全明白，可是你們瞧咱們誰都是一樣的，老實說，隊長要我們守在這兒，我也

覺得難受，不過都在鬼子手裏，有什麼辦法呢！

山

（李山是個瘦弱老實的中年人）真的，您倒是頂明白的，滿知道咱們種田的苦處。

甲

我從前也是幫人家種田的。

二

哦，你也是種田出身的？那末為什麼有活不幹，倒幹起這種……

甲

嘿，有活不幹！你還不知道嗎？自從鬼子佔了東北以後，我們做長工的找不到活幹的，不是越來越

多嗎？

二 那我也知道。我們村裏也有很多找不到活幹的人，可是他們都去當義勇軍了，你怎麼願意……

甲 誰願意！這都逼着幹的，我告訴你。我們東家的地要不是給鬼子兵強佔去，造飛機場，我也許不會沒有活做；我要不是給鬼子拉夫拉去，誰願意拿看槍得兒，整天地抓老百姓，殺老百姓呢？

山 是呀，祇要稍有點兒人心的，誰都不願意幹的，可是鬼子們偏要強逼人家做那些不願意幹的事兒！就像咱們村裏的事情，真是太可惡了！

甲 是嗎，你們村裏也有被拉夫拉去的嗎？

山 不，我們村裏是爲了種高粱的事，鬼子不許種，偏要我們種鴉片烟；不聽命令，就說咱們通義勇軍，到處亂抓人。唉！真可憐！這兩個月來，被抓去的都給槍斃了，沒有抓去的也逃了。又都是那些年輕

有用的人！像我們兄弟一樣。唉！

甲 怎麼，你的兄弟也給槍斃了嗎？

山 幸虧早走了，要不是逃得快，一定也被抓去槍斃了。

甲 現在他逃到那兒去了呢？

山 我也不大清楚，有人說他已經加入義勇軍了。

二 聽說前次帽兒山到了義勇軍，殺了許多鬼子兵，也就是他弟弟領路的。

甲 噢！就是叫做李海的是不是？鬼子們正在查問這個人

山 是不是今天就爲了這件事？

甲 那我想不會的吧。

二 那末今天叫我們全村的人都來幹嗎呢？

甲 剛才我們隊長不是對大家說過了嗎？你沒有聽見嗎？

二 聽是聽見的。不過那些矮鬼不會另外尋事嗎？

甲 那誰知道。總而言之，鬼子怕的是義勇軍。這幾個月來，義勇軍真是太厉害了；什麼今天火車出軌了，天明鬼子兵被包圍繳械了，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覺，把鬼子弄得一點辦法沒有。現在爲了「九一八」五週年快到了，鬼子們怕你們跟義勇軍有聯絡，所以到處在搜查。尤其是那些種高粱的地方，鬼子看了最恨。

山 其實今年的高粱地，已經給鬼子糟蹋不少了！

甲 嘿，說不定，等會鬼子來要你們把所有高粱地完全砍除呢。

（大家聽了都着急地騷動起來）

長 什麼？我們今天全村子底剩下這一點兒高粱還要叫我們完全砍除嗎？

二 爹真是這樣，我們今年一點高粱米也沒有，叫我們吃什麼呢？
山 是呀，我們全村的人，要靠這一點兒活命的。

長 豈不是要大家活活地餓死嗎？

張 長老（憤極）簡直是割斷我們的生路啊！

僞兵乙 噓，噓！（對甲）老劉，快別跟他們說話了，我看見隊長帶着鬼子在走來了。（指着右邊，甲跟着望了望。）

甲 （對村民）真的鬼子來了。

（村民們都退在樹旁邊。）

長 媽的，到這時候才來，太陽快下山了。

乙 滾！別多說了，老鄉。

（僞兵士丙、丁，僞隊長，×軍官少尉，×兵士A、B，依次由右邊上場，僞兵甲、乙舉手敬禮。）

僞隊長 （指揮丙、丁）你們兩個去站在後面，不許他們動。

丙 丁 是，（取下肩上的步槍走去，站在村民背後）

（甲乙站在左邊台口，與兩×兵站在一排。）

僞 (把長橈拖動一下) 少尉, 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吧。

少 唔, 都在這兒了嗎?

僞 是的, 全村子都在這兒了。

少 (擔心地向左邊遠處望了一會) 那邊山道口, 有隊伍守着嗎?

僞 第一大隊已經在那兒了。

少 好, 你就一個個的問起來。(坐了)

僞 是, (看戶口簿) 林大全, (沒有人答應) 林大全站出來 (二毛子把啞巴暗暗推一下叫他站出去) 怎麼, 沒有這個人嗎? 誰知道林大全的快站出來?

啞 (遲疑畏縮地站出來)

僞 你知道林大全嗎?

啞 (莫明其妙地點頭)

僞 啊! 你是他什麼人?

啞 啊巴! 啊巴!

僞 怎麼說, (自語) 啞巴子嗎?

少 怎麼，他不會說話嗎？

僞 是的，少尉，這傢伙是個啞巴。

少 啞巴子，唔，啞巴也行，你就叫他指出來誰是通土匪的。

僞 是，（對啞）喂，你知道不知道，（指村民）那些人裏面誰跟土匪有關係？你認一認，是誰，你就指出來。

啞 （不懂）啊？

僞 （着急）你說，啊呀，真要命。

啞 （也着急似的做着手勢）啊巴，啊巴？

少 （罵僞）八瓣！你也得做手勢問他，他才懂啊。把戶口簿給我。

僞 是……是的，少尉，（交戶口簿給少尉，裝腔作勢地學啞巴的樣子，嘴裏也「啊巴，啊巴」地嚷着，活像一幕傀儡戲：先指指啞巴，又指自己的眼睛，再指村民，又裝着放槍的樣子，再把兩個手指勾起來表示勾結，然後指指自己的眼睛及村民。意思是：你看見誰跟義勇軍有勾結，就指點給我。）
（莫明其妙地，也學着僞的動作重復一遍。啞巴做時，臉上總帶着疑問的表情，好像問僞：「是不是？」僞得意似的點頭，以為自己可以成功。啞巴重復完後，又亂做一陣，把僞弄得莫明其妙。）

僞 (指張) 老老，老頭兒，你懂得他的意思嗎？

張 (跑過來不願意地) 唔—— (對啞巴做手勢) 剛才他問你懂嗎？ (啞巴點頭) 誰跟義勇軍

有……

少 (罵張) 白格什麼義勇軍土匪！

張 (含怒吞吞吐吐地) 啊！叫你指出來誰跟那……那些……跟他們有來往？

啞 (搖搖頭)

張 老爺……他說不知道。

僞 (暴躁地推啞巴過去) 滾，滾，滾你媽的！

啞 (不服氣，像跟他論理似的) 啊，啊，巴巴 (僞又把他踢一脚，啞退在人叢中間)。

少 (指張) 你就問他吧。

僞 是，你姓什麼？

張 姓張。(少尉翻戶口簿)

僞 叫什麼名字？

張 我沒有名字，別人叫我張老老，就算是吧。

偽 家裏幾個人？

張 (淒然) 就……就是我一個人。

少 (詫異地) 嘿！怎麼戶口簿上明明寫着一共兩個人，怎麼說報一個人？

偽 為什麼說報一個人？

張 (痛心地) 因為還有一個人已經不在家了！

偽 還有一個是你的什麼人啊？

張 我的兒子！

偽 到那兒去了？

張 到那兒去了！(憤憤地看少尉一眼) 他……

偽 什麼他……

張 (憤恨地釘住少尉) 他給……

偽 (一把拖住張暴躁地) 你說，他到那兒去了？

張 (悲痛地) 他……他死啦！

偽 (打張一個嘴巴) 媽的，你這老王八蛋。一忽兒說他不在家，一忽兒又說他死了，你敢說說謊來騙

我們嗎？

我並沒有說謊。

這還不是說謊嗎？

不是說謊，你們已經把他抓去槍斃了，這不是千真萬確的嗎？

你們瞧，現在又說我們把他槍斃了，嘿！你再瞎說，我就打死你這個老土匪。（拔出手槍）

誰瞎說，這不是確確實實的嗎？前兩個月，高粱下種的時候，你們不許我們全村種高粱，一定要我

們種鴉片烟；就因為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種鴉片烟，你們就到村裏來抓人；馬二嫂子的男人，曉巴

的哥哥，長腿的弟弟，我們全村子那些年輕的小伙子，全給你們抓去！我的兒子，我老頭祇留下

這個兒子，也給抓去了！你們把他們都槍斃了，還來問我嗎？（馬二嫂子其他村民們都哭了。）

（在大家黯然中他站起來走近張。冷冷地）唔！原來這村子裏有這末些土匪，嘿，了得。天皇正

在開發滿洲的時候，竟有這些暴民，哼！現在快到「九一八」五週年了，我們得把那些搗亂份子

全消滅；皇軍和滿州國是決不能寬容土匪的。（對張）你兒子是通土匪，該槍斃的，你這老土匪

也該死。

是的，我這麼大的年紀是該死的時候了；可是我們並不是土匪，我們並沒有犯什麼法，為什麼